

朝宴還是雅宴？ ——（傳）謝時臣《鹿鳴嘉宴圖》研究

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鍾國豪

摘要

（傳）謝時臣（1488 年-？）《鹿鳴嘉宴圖》，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認知中，這張畫為明代鄉試後為新科舉人舉行的鹿鳴宴。鹿鳴宴起源自夏商周三代的鄉飲酒禮，唐宋時期逐漸與科舉結合起來，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宴集；鹿鳴宴在明代是以皇帝之名宴請新科舉人，並由各省府尹、布政使主持，其他地方官（兼考試官）也會一同出席，形成皇權延伸的重要場域。

本文欲探究謝時臣《鹿鳴嘉宴圖》，因其主題為鹿鳴宴，故在 2019 年的台北故宮特展「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」中被歸類在「皇權宴會」單元。《鹿鳴嘉宴圖》內容為六名高士在崇山峻嶺中鹿鳴呦呦的竹林、芭蕉林裡歌舞宴集，宴集中間散佈綢緞禮器，看似符合史料中鹿鳴宴的記載內容；但若仔細參照史料、圖像，便會發現《鹿鳴嘉宴圖》與鹿鳴宴儀式的記載有諸多不符合之處，甚至也不似鄉飲酒禮禮制。那麼，《鹿鳴嘉宴圖》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而畫的呢？

本文就此圖提出幾點疑問：《鹿鳴嘉宴圖》是否為紀錄鹿鳴宴過程的圖繪，或是文人雅集圖？若《鹿鳴嘉宴圖》是雅集圖，為何會以鹿鳴母題表現？《鹿鳴嘉宴圖》想要帶給觀者什麼樣的意義或呈現何種社會文化？

關鍵字

謝時臣、鹿鳴宴、物質文化

前言

目前有不少學者研究鄉飲酒禮。關於鄉飲酒禮的歷史發展，王美華認為唐宋時期逐漸將鄉飲酒禮儀式化，¹ 並認為鄉飲酒禮脫離《詩經》的教化隱喻，成為科舉制度下維繫社會秩序的儒林盛事；關於飲食禮器的研究，姬秀珠考證出鄉飲酒禮儀式使用的酒器和食器；² 關於《鹿鳴嘉宴圖》使用的樂器，曾永義考證出鄉飲酒禮使用的樂器，可做為本文參照圖像時的文獻資料。³

本文欲探討的圖像為（傳）謝時臣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。關於此圖的研究，由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是在 2019 年首度將這幅圖展出，因此台灣方面沒有專文介紹此圖，但中國大陸學者李杰榮在其著作中提到了《鹿鳴嘉宴圖》，雖不曉得此幅是否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（因原文未指出圖像出處），⁴ 但根據文章所述，《鹿鳴嘉宴圖》被歸類於明代中晚期盛行的詩經圖類別裡，並認為《鹿鳴嘉宴圖》屬於文人宴集，而非皇權宴集。但李杰榮是根據詩文考證分析，沒有分析圖像，故本文意欲補充李氏研究不足之處。

一、「鹿鳴」釋義

本文主要分析（傳）謝時臣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，畫題「鹿鳴」為何義呢？鹿鳴典故最早源自於《詩經·小雅·鹿鳴》：

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將。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

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蒿。我有嘉賓，德音孔昭。視民不怵，君子是則是效。我有旨酒，嘉賓式燕以敖。

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芩。我有嘉賓，鼓瑟鼓琴。鼓瑟鼓琴，和樂且湛。我有旨酒，以燕樂嘉賓之心。⁵

鹿鳴是《詩經》的篇章，描述君子宴飲賓客，而賓客勸戒君子，君子感念賓客的

¹ 王美華，〈唐宋時期鄉飲酒禮演變探析〉，《中國史研究》2 期（2011）。

² 姬秀珠，《儀禮飲食禮器研究》（臺北市：里仁書局，2005）。

³ 曾永義，《儀禮樂器考》，收入《儀禮復原研究叢刊》（臺北市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86）。

⁴ 李杰榮，〈「詩」學轉變與明代詩經圖〉，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4 期（2015），頁 43-51。

⁵ 《詩經》〈小雅·鹿鳴〉：〈<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zh-hant/詩經/鹿鳴>〉（2019 年 12 月 2 日檢索）。

勸告而賦詩饗酒、⁶ 奏樂悅客，是一首主客互禮的美好詩文。⁷ 後來逐漸衍生為「鄉飲酒禮」制度，而隨著唐代科舉制度發展，鄉飲酒禮朝著皇權方向發展，形成儀式化的鹿鳴宴，⁸ 南宋時期因繁文縟節而近乎廢止，元代後一度停止舉辦，明代恢復鹿鳴宴，由皇帝授權地方官吏主持活動，清代後更加盛大。

歷史上有出現過以鹿鳴宴為題材的繪畫，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宋代馬和之（生卒年不詳）《鹿鳴之什圖》第一段《鹿鳴》【圖 6】以及明代余壬（生卒年不詳）、吳鉞（生卒年不詳）合畫的《徐顯卿宦蹟圖》第四開《鹿鳴徹歌》【圖 5】描繪的即是鹿鳴宴題材，表示鹿鳴宴題材繪畫自宋代開始便延續自明朝。為了證明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不是皇權展現的圖繪，本文的考證將運用這些圖像進行比對分析。

二、《鹿鳴嘉宴圖》的圖像呈現

（傳）謝時臣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，尺寸縱 186 釐米、寬 82.8 釐米，絹本設色，在畫面左邊有作者題款：「鹿鳴。蘓郡謝時臣寫。」其下有作者的兩方印鑑「中吳謝老」和「樗仙翁」，另外還有諸多清朝皇帝的印璽。⁹ 此圖有六名高士在竹林和芭蕉的環繞下席地而坐，飲酒作樂、賦詩作樂，蓆間散佈各種禮器，蓆外則有兩位僮僕，一位正在燒水煮茶，一位正端著食盆走向宴席；另外在宴席和僮僕之間有一道清泉，清泉旁有三隻野鹿，三隻野鹿的行為均不相同，一隻正在低頭覓食，一隻正在飲水，一隻則在仰天鳴叫，以上的內容均符合《詩經·小雅·鹿鳴》的詩文。

從故宮鑒別來看，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因鹿鳴宴的母題而被認為皇權宴集題材，但筆者認為這樣的鑒別可能與作者原意有出入；究竟作者想在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展現給觀者什麼樣的意義呢？此段以服飾和器具兩段落分別敘述，然後以《三才圖會》等材料比對考證。其中服飾主要以北京故宮博物院

⁶ 「呦呦鹿鳴」有福祿祝壽之意、「食野之苹」有食物富足之意。引自程書遙，〈淺析《詩經》中的燕饗儀式〉，《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12.2（2013），頁 92-93。

⁷ 本文以《毛詩正義》為論述基礎，《毛詩正義》：「〈鹿鳴〉，燕羣臣嘉賓也。既飲食之，又實幣帛筐篚，以將其厚意。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。」詳見：黃羽璿，〈論漢代「四始」中〈鹿鳴〉的美與刺〉，《淡江中文學報》35 期（2016），頁 339-363。

⁸ （宋）歐陽修，《新校本新唐書》，《選舉志上》：「每歲仲冬，州、縣、館、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；而舉選取不繇館、學者，謂之『鄉貢』皆懷牒自列於州、縣。試已，長吏以鄉飲酒禮，會屬僚，設賓主，陳俎豆，備管弦，牲用少牢，歌《鹿鳴》之詩，因與耆艾敘長少焉。」資料來源：鹿鳴宴（百度百科）：

<<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B9%BF%E9%B8%A3%E5%AE%B4/905034>>（2020 年 1 月 3 日檢索）。

⁹ 「嘉慶御覽之寶」、「嘉慶鑑賞」、「石渠寶笈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、「宜子孫」、「寶笈三編」、「宣統御覽之寶」。

收藏一幅南宋馬和之的《鹿鳴之什圖》為主要比對材料，圖卷中的第一段《鹿鳴》【圖 6】描繪的即是鹿鳴宴的場景，對比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，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顯然符合皇權伸張的意圖。

（一）服飾

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人物服飾為嚴謹儒家禮教呈現，也有濃重的皇權意味。《鹿鳴之什圖》是一幅長橫卷，傳南宋馬和之作，縱 28 釐米、橫 864 釐米，為絹本設色畫；關於此圖的創作時間，根據學者馬季戈考證，大約是在高宗時期創作。¹⁰《鹿鳴之什圖》全卷分為十段，每段各有《詩經》原文，詩文合一是此圖卷最大的特色，本文在此段要分析的是第一段《鹿鳴》。

在《鹿鳴》宮殿大堂中央、畫幅偏上的人物為君王，君王穿戴朱衣和通天冠【圖 7】，此通天冠並非《三才圖會》中通天冠的形制，而是近似於（傳）顧愷之《女史箴圖》【圖 10】中漢元帝的通天冠，¹¹顯示畫家仿自宋代以前的服制畫法；另外朱衣在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¹²記載：「我朱孔陽，為公子裳。」，顯示朱色為君王服色，¹³而畫家仿自宋代以前畫法的服飾不僅僅只有上述一例。在圖中，圍繞於主人旁的賓客穿戴著羔裘【圖 8】；關於此裝扮，在遼寧省博物館藏的一幅馬和之《唐風圖》第七段《羔裘》【圖 11】人物有類似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的服飾裝扮，¹⁴《唐風圖·羔裘》【圖 11】旁有詩文對照：

羔裘刺時也。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。羔裘豹法。自我人居居。
豈無他人。維子之故。羔裘豹衰。自我人究究。豈無他人。維子之
好。羔裘。¹⁵

詩文出自於《詩經·國風·唐·羔裘》【圖 11】，內容諷刺卿大夫無法體恤於民，有勸戒意味。¹⁶然而從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旁的題詩也能得知馬和之在此畫也要表現勸戒之意，勸戒君子應當禮遇、尊重臣屬。這樣的巧合怎麼會出現呢？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和《唐風圖·羔裘》【圖 11】皆創作於高宗時期，該時期皇帝制力復興儒家文化以穩定正統性。根據學者孟久麗（Julia

¹⁰ 馬季戈，〈宋馬和之《小雅鹿鳴之什》卷賞析〉，《文物》6 期（1996），頁 80。

¹¹ 胡越，〈從女史箴圖見早期卷軸人物畫服飾表現〉，《大家》4 期（2010），頁 246-250。

¹² 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：〈https://fanti.dugushici.com/ancient_proses/151〉（2020 年 1 月 14 日檢索）。

¹³ 王關仕，《儀禮服飾考辨》（臺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7）。

¹⁴ 何傳馨，《文藝紹興：南宋藝術與文化·書畫卷》（臺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0），圖版頁 98、文字頁 341。

¹⁵ 何傳馨，《文藝紹興：南宋藝術與文化·書畫卷》，圖版頁 98、文字頁 341。

¹⁶ 袁曉薇，〈馬和之詩經圖：一個獨特的詩意圖典型——以唐風圖為例〉，《蘇州科技大學（社會科學報）》34.4（2017），頁 34-35。

K. Murray) 的觀點，南宋皇帝可能委託畫家製作儒家寓意圖像，藉由這種宣傳提升正統性和權威，¹⁷ 因此從上述可知，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的皇權意味相當濃厚。另外在朝堂前奏樂的朝臣頭戴著漆紗籠巾【圖 9】。在宋代時期，籠巾是附著於梁冠上的飾物，多用於王公貴戚，¹⁸ 明代以後繼續沿用籠巾，然而形制稍微更動，且多用於文武百官。¹⁹ 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中樂工等侍從冠帽畫法類似《女史箴圖》【圖 12】；在此圖中，籠巾是輿夫和侍衛戴的冠帽，而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則將此冠帽用於樂工等其他侍從。

為何馬和之會專注於復古六朝畫法呢？學者孟久麗認為，宋代士大夫追求恢復三代（夏商周）精神，為了恢復這股精神，士大夫勤於復古三代的禮制和禮器；而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也致力恢復三代的儒家道統，因此馬和之透過詩經圖題材繪畫喚起這種古老而崇高的精神；而三代離南宋久遠，因此六朝畫法成為馬和之的參考範本，如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的寬鬆衣袍和非宋制的冠帽，皆為馬和之再現六朝畫法和三代精神的體現。²⁰ 這樣的體現亦是建立在朝廷背景之下，故可確定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有濃厚的皇權意味，那麼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呢？

比起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的嚴肅，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的人物較為隨意輕鬆，且看不出來有皇權的影子。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人物有六名，主人和賓客平等飲酒作樂，沒有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主賓位階；其中主人頭戴角巾【圖 2】，角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風靡一時，傳說為東漢名士郭林宗偶創，²¹ 這種頭巾多為儒生名士所戴，並常以此裝扮出席雅集等文人活動【圖 13】。關於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2、3、4】人物是否為明代舉人的服制？根據陸容（1436-1494）《菽園雜記》記載，明代新科舉子會穿著青衫出席鹿鳴宴，²² 據說這是明宣宗（宣德，1399-1435）制定的規矩；而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《徐顯卿宦跡圖》中第四開《鹿鳴徹歌》【圖 5】繪製徐顯卿（1537-1602）未參與鹿鳴宴的情景，畫冊中的徐顯卿著襴衫，若根據陸容所言，應是明宣宗時改變了宋制。²³ 關於明代史料中舉人服裝，明太祖時規定科員一律著襴衫，後來明宣宗時改良襴衫，生

¹⁷ 孟久麗（Julia K. Murray）著，《道德鏡鑒：中國敘述性圖畫與儒家意識形態》（*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*），何前譯（北京市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4），頁 150。

¹⁸ （元）脫脫，《宋史·輿服志》：「三公、親王侍祠大朝會，則加於進賢冠而服之。」

¹⁹ （清）《明史·輿服志》：「文武百官朝服，洪武二十六年定，凡大祀、慶成、正旦、冬至、聖節及頒詔、開讀、進表、傳制，俱用梁冠。……一品至九品，以冠上梁數為差。公冠八梁，加籠巾貂蟬，立筆五折，……侯七梁，籠巾貂蟬，立筆四折。」

²⁰ Julia K. Murray, *Ma Hezhi and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Book of Odes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3), pp. 41-44.

²¹ （晉）《後漢書·郭太傳》：「嘗於陳梁間行，遇雨，巾一角墊，時人乃故折巾一角。」

²² （明）陸容，《菽園雜記》卷二：「新舉人朝見，著青衫，不著襴衫者，開始於宣宗，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，及其下第送國子監，仍著襴衫，蓋國學自有成規也。」

²³ （明）王圻，《三才圖會》，〈衣服一卷〉：「國初高皇幸學，見諸生班烈日中，因賜遮蔭帽，此其制也，今起家科貢者則用之。」

員仍維持舊襴衫的制式，因此陸容或許將舉人穿的改良圓領襴衫稱為青衫，而生員穿的舊式襴衫稱為襴衫，以作為區別。從以上考證可得知《鹿鳴嘉宴》【圖 1】並非以科舉鹿鳴宴為主題；在圖中，僅有一人畫出清晰的角巾形狀，其他人則是以巾隨意包裹頭髮【圖 3、4】，沒有帶給觀者嚴肅的視覺感受，故判斷此圖並非皇權的展現。

（二）器具

從服飾考證可能不夠，因此這段要考證器具證明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不是皇權展現。從圖中器具看來，雖然畫家繪畫的重點不是器具，但仍能從器具的使用看出畫家企圖表現鄉飲酒禮的場景，使其顯得閒逸活潑，與《鹿鳴之什圖·鹿鳴》【圖 6】的嚴肅相比，前者符合文人雅集的情境，而非皇權宴集情境。

關於器具，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蓆間散佈各式器具，但卻與鄉飲酒禮的禮器不符合，透過《三才圖會》、《長物志圖說》等圖譜比對後，筆者發現蓆間大部分的物品不是正規禮器，而是文人使用的器具，或是外型類似的仿禮器。為了釐清這些問題，在此要先看主人右手邊的兩位相互敬酒的賓客周圍禮器。左邊賓客手中拿著未知器具【圖 14】，若依照鄉飲酒禮的規範，宴集上應只會出現兩種酒器——爵和觶【圖 15】，故左邊賓客手持的器具不符合前兩個酒器，可能不是正規禮器。正因如此，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是否展現鄉飲酒禮呢？關於其他器具，兩位賓客周圍有兩個平頂酒器【圖 16】，這兩個酒器類似爵【圖 17】，但對比《三才圖會》之後，應該也不是正規禮器。在蓆中還散布大大小小的器具，其中數量最多的器具將正中央的絲綢包圍起來，這種器具是形制簡單化的豆【圖 18、19】，上頭放置的東西可能為各種宴饗食物；置於右賓客旁和左下角煮茶僮僕旁的罐子為水中丞【圖 22、23】，是書房內用來貯存硯水的器具，這種器具經常擺在書案上供人賞玩，因此亦有收藏價值；然而在特別被精細畫出紋路的有茶爐、左邊童僕手中的食盆、畫幅中央的禮器等未知器具，比起其他仿古禮器，或許這些器具才是宴席裡最名貴的玩物【圖 22、24、25、26】。另外，六位人物坐在蓆上【圖 20、21】，蓆也是明代人文雅集經常出現的器具。上述可知，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充滿文人賞玩器具，沒有傳統禮教該有的禮器，不符合《詩經·小雅·鹿鳴》衍生下來鄉飲酒禮規制。

關於樂器，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奏樂者有四人，主人旁有玉磬和鼓【圖 27】，左邊數來第一位賓客吹奏著類似簫【圖 28】的樂器，第二位賓客彈奏著類似琴【圖 29】的樂器，第三位賓客手持著類似排簫【圖 30】的樂器，相互酒歌，符合鹿鳴的內容；不過曾永義在《儀禮樂器考》提到：

工四人二瑟……工歌鹿鳴、四牧、皇皇者華、卒歌，主人獻上……

「頌磬」、「頌鐘」為用以伴奏樂工之升歌，則鄉飲酒禮，樂工升歌除了用瑟伴奏外，應當還用頌鐘、頌磬以應之。……頌磬、頌鐘靠近吹笙者（堂下磬南）以和笙。²⁴

上述來看，可知正式的鄉飲酒禮場合應該要有磬、鼓、瑟和笙等四種樂器。《鹿鳴嘉宴圖》樂器不講求《儀禮》規範，相比《鹿鳴之什圖》【圖 9】出現笙與瑟兩種樂器，前者的閒逸態度十分明朗。

而從上述服飾、器具的考證，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不符合鄉飲酒禮和唐代以來為舉子舉行的鹿鳴宴，此圖應是普通的文人宴集；另外透過席間散佈的各式文人賞玩器具，強調此宴只是借鹿鳴之名舉行的文人雅集，並非皇權展現。

三、《鹿鳴嘉宴圖》的創作目的

再次回顧《詩經·小雅·鹿鳴》詩篇：「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芩。我有嘉賓，鼓瑟鼓琴。鼓瑟鼓琴，和樂且湛。我有旨酒，以燕樂嘉賓之心。」，²⁵《詩經》詩文中紀載的鼓瑟、鼓琴、鼓笙、鼓簧等鄉飲酒禮儀式沒有在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中展現出來，表示此圖沒有皇權意味，但鹿鳴的根本精神——雅集確實被表達出來。除了以上筆者從考證資料得來的見解，還可再帶出什麼樣的社會議題呢？

（一）禮教放鬆

根據學者李杰榮在〈「詩」學轉變與明代詩經圖〉提出：

《詩經》學術思想的變化，以及畫壇風氣的變化，同樣反映于文學藝術……在明中後期進入了一個創作的繁盛期，這時期的詩經圖創作，也同樣擺脫了詩教的束縛，不再像宋元時期那樣帶著濃厚的政教意味，而是迎合時風趣味，借《詩經》之詩意繪寫心中的圖景。²⁶

可知李氏認為明代詩經圖是在社會漸漸鬆綁之後，一改宋元禮教束縛，而轉化為輕鬆趣味方式展現，這也能解釋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的閒逸氛圍；李氏再進一

²⁴ 曾永義，《儀禮樂器考》，收入《儀禮復原研究叢刊》（臺北市：台灣中華書局，1986），頁 116-117。

²⁵ 《詩經》〈小雅·鹿鳴〉：<<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zh-hant/詩經/鹿鳴>>（2019 年 12 月 20 日檢索）。

²⁶ 李杰榮，〈「詩」學轉變與明代詩經圖〉，頁 43-51。

步提出明代詩經圖的種類：「總的來說，明代詩經圖大概可分為三類，一類是臨摹馬和之《毛詩圖卷》的仿作，一類是取材於《詩經》的詩意圖，一類是取材於《詩經》的商業廣告圖。」，²⁷ 《鹿鳴嘉宴圖》應屬於第二類。透過服飾、器具的考證，畫家無意考究真實禮教器具的規制（或根本不知曉），只為了展現鹿鳴的母題，且主人、賓客相敬如賓，主人還參與了演奏音樂的行列。

（二）仿古

學者柯律格（Craig Clunas）提出，中晚明文人和巨富盛行購買仿殷商、兩周時期青銅器和唐宋以後古畫等贗品，對比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蓆間充滿不符《儀禮》規範的仿禮器，這些仿禮器是如何出現的呢？柯律格提出中晚明銅贗品的製造概況：

銅器造假肇始於 12 世紀……及至 16 世紀，這類的配方（將銅器作假）已經廣為流布……然而，正如高濂在《論新鑄偽造》一則中所特別證實的，明代已經能生產出更為複雜的、技術要求更高的偽銅器。例如，他說曾有人拼湊早期古物殘片而成贗品，他還羅列了幾處地名，這些地方均長於作偽。²⁸

就柯律格所言，因銅器作偽在明代盛行之故，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中不符合規範的禮器，或是未知禮器，均可能是作偽的禮器。而據圖中部分器具精細畫出紋路的狀況看來，作者可能清楚哪一些器具為真品，因此刻意簡化贗品的紋路，只勾勒形狀，而詳細描繪被畫家視為真品的器具。

結合第三段考證來看，筆者認為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或許是委託之作，委託者為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右上被鼓和磬包圍的人物，畫作中的器具都是委託人的收藏品，這些收藏品有些被畫家認定（或委託者早已知道）是偽作，有些是真品，因此作畫細節呈現兩種不同的狀況；再來畫家以鹿鳴母題為作畫，除了迎合中晚明以後詩經圖的風潮外，無形中替委託者展現收藏品味。

結語

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母題為《詩經·小雅·鹿鳴》，畫家在題跋點出《鹿鳴》畫題，讓觀者誤認為是銜接唐宋以來的和皇權相關的鹿鳴宴，提升畫作地位；

²⁷ 李杰榮，〈「詩」學轉變與明代詩經圖〉，頁 43-51。

²⁸ 柯律格（Craig Clunas），《長物：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》（*Superfluous Things: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in Early Modern China*），何前譯（北京市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6），頁 102。

不過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和馬和之《鹿鳴之什圖》等一系列詩經圖一樣採用六朝的服制禮器，兩者有濃厚的復古意圖，但前者並非像後者擁有濃重的皇權背景，而是純粹文人逸樂活動。

另外此圖也代表中晚明社會禮教放鬆的社會狀況，這樣的社會狀況促使展現閑逸氛圍的詩經圖大量出現。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除了假托鹿鳴形象展現文人雅集外，蓆間服裝不符馬和之詩經圖儒家禮制服制或明代舉人的服制，均為仿六朝高士的服制。另外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或為委託人之作，因為散佈於蓆間的器具有些精美，有些簡約，或許是畫家或委託人早已知道這些簡約或造型奇怪禮器為贗品之後，才刻意凸顯兩者區別；從這裡也能知曉明代贗品市場興盛的社會背景。綜合以上可得知，故宮博物院在 2019 年下半年的「文以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」內將（傳）謝時臣《鹿鳴嘉宴圖》【圖 1】置於「皇權宴會」單元的作法應是不正確的。

參考資料

文獻史料

1. （明）文震亨，《長物志圖說》，濟南市：山東畫報，2004。
2. （明）王圻，《三才圖會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子部類書類，第190至192冊，臺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5。
3. （劉宋）范曄，《後漢書》，臺北市：鼎文出版社，1975。
4. 張廷玉，《明史》，收入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10。
5. （元）脫脫，《宋史》，收入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臺北市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10。
6. （明）陶宗儀，《南村輟耕錄·卷三十》，收入《元明史料筆記叢刊》，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59，湖北第三刷，1997。
7. （北宋）歐陽修等，《新校版新唐書》，臺北市：鼎文書局，1976。

中文專書

1. 王關仕，《儀禮服飾考辨》，臺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7。
2. 沈從文，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，北京市：商務印書館，2011。
3. 何傳馨，《文藝紹興：南宋藝術與文化·書畫卷》，臺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0。
4. 孟久麗（Julia K. Murray）著，《道德鏡鑒：中國敘述性圖畫與儒家意識形態》（*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*），何前譯，北京市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4。
5. 柯律格（Craig Clunas）著，《長物：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》（*Superfluous Things: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in Early Modern China*），何前譯，北京市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6。
6. 姬秀珠，《儀禮飲食禮器研究》，臺北市：里仁書局，2005。
7. 高春明，《中國服飾名物考》，上海市：上海文化出版社，2001。
8. 曾永義，《儀禮樂器考》，收入《儀禮復原研究叢刊》，臺北市：台灣中華書局，1986。
9. 黃輝，《中國歷代服制服式》，南昌：江西美術出版社，2011。
10. 鞏篤清，《明代科舉圖鑑》，長沙市：岳麓書社，2007。

中文論文

1. 王美華，〈唐宋時期鄉飲酒禮演變探析〉，《中國史研究》2期（2011）。
2. 李杰榮，〈「詩」學轉變與明代詩經圖〉，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4期（2015），頁43-51。
3. 林宛儒，〈歷史中的雅集——書畫裡的文化記憶〉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（2019），頁262-273。
4. 金健榮，〈謝時臣繪畫考述〉，《藝術百家》5期（2008），頁104-110。
5. 胡越，〈從女史箴圖見早期卷軸人物畫服飾表現〉，《大家》4期（2010），頁246-250。
6. 徐邦達，〈傳宋高宗趙構孝宗趙昚書馬和之畫《毛詩》卷考辨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3期（1985），頁69-78。
7. 袁曉薇，〈馬和之詩經圖：一個獨特的詩意圖典型-以唐風圖為例〉，《蘇州科技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34.4（2017），頁32-38。
8. 馬季戈，〈宋馬和之《小雅鹿鳴之什》卷賞析〉，《文物》6期（1996），頁74-80。
9. 傅立萃，〈謝時臣名勝四景圖——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〉，《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》4期（1997），頁185-223。
10. 程書遙，〈淺析《詩經》中的燕饗儀式〉，《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12.2（2013），頁92-93。
11. 黃羽璿，〈論漢代「四始」中〈鹿鳴〉的美與刺〉，《淡江中文學報》235期（2016），頁339-363。

西文專書

Murray, Julia K. *Ma Hezhi and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Book of Odes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3.

網路資源

1. 《詩經》〈小雅·鹿鳴〉：<<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zh-hant/詩經/鹿鳴>>（2019年12月2日檢索）。
2. 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：<https://fanti.dugushici.com/ancient_proses/151>（2020年1月14日檢索）。
3. 鹿鳴宴（百度百科）：
<<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B9%BF%E9%B8%A3%E5%AE%B4/905034>>（2020年1月3日檢索）。

圖版目錄

- 【圖 1】（傳）謝時臣，《鹿鳴嘉宴圖》。年代不詳，絹本設色，186 x 82.8 cm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來源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：
<http://painting.npm.gov.tw/Painting_Page.aspx?dep=P&PaintingId=6616>
（2020 年 1 月 7 日 檢索）。
- 【圖 2】（傳）謝時臣，《鹿鳴嘉宴圖》（局部）。年代不詳，絹本設色，186 x 82.8 cm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- 【圖 3】（傳）謝時臣，《鹿鳴嘉宴圖》（局部）。年代不詳，絹本設色，186 x 82.8 cm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- 【圖 4】（傳）謝時臣《鹿鳴嘉宴圖》，（局部）。年代不詳，絹本設色，186 x 82.8 cm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- 【圖 5】太倉余壬、歙縣吳鉞，《徐顯卿宦蹟圖》第四開〈鹿鳴徵歌〉（局部）。1588 年，絹本設色，62 x 58.5 cm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來源：維基百科：<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5%BE%90%E9%A1%AF%E5%8D%BF%E5%AE%A6%E8%B7%A1%E5%9C%96>>（2020 年 1 月 14 日檢索）。
- 【圖 6】（傳）馬和之，《鹿鳴之什圖》第一段《鹿鳴》。約南宋，絹本設色，28 x 864 cm，北京故宮藏。圖版來源：北京故宮博物院：
<<https://www.dpm.org.cn/collection/paint/228353.html>>（2020 年 1 月 14 日檢索）。
- 【圖 7】（傳）馬和之，《鹿鳴之什圖》第一段《鹿鳴》「君王」。約南宋，絹本設色，28 x 864 cm，北京故宮藏。圖版來源：北京故宮博物院：
<<https://www.dpm.org.cn/collection/paint/228353.html>>（2020 年 1 月 14 日檢索）。
- 【圖 8】（傳）馬和之，《鹿鳴之什圖》第一段《鹿鳴》「賓客」。約南宋，絹本設色，28 x 864 cm，北京故宮藏。圖版來源：北京故宮博物院：
<<https://www.dpm.org.cn/collection/paint/228353.html>>（2020 年 1 月 14 日檢索）。
- 【圖 9】（傳）馬和之，《鹿鳴之什圖》第一段《鹿鳴》「樂工與大臣」。約南宋，絹本設色，28 x 864 cm，北京故宮藏。圖版來源：北京故宮博物院：
<<https://www.dpm.org.cn/collection/paint/228353.html>>（2020 年 1 月 14 日檢索）。
- 【圖 10】（傳）顧愷之，《女史箴圖》（局部）「漢元帝通天冠」。約 6 世紀到 8

世紀，絹本設色，343.75 x 24.37 cm，大英博物館藏（British Museum）。圖版來源：大英博物館：

<https://research.britishmuseum.org/research/collection_online/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.aspx?objectId=234466&partId=1&searchText=%25u5973%25u53f2&page=1>（2020年1月14日檢索）。

【圖 11】（傳）馬和之，《唐風圖》（局部）「羔裘」。約南宋，絹本設色，827.1 x 28.7cm，遼寧省博物館藏。圖版來源：何傳馨，《文藝紹興：南宋藝術與文化·書畫卷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民國 99 年。

【圖 12】（傳）顧愷之，《女史箴圖》（局部）「輿夫」。約 6 世紀到 8 世紀，絹本設色，343.75 x 24.37 cm，大英博物館藏（British Museum）。圖版來源：大英博物館：

<https://research.britishmuseum.org/research/collection_online/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.aspx?objectId=234466&partId=1&searchText=%25u5973%25u53f2&page=1>（2020年1月14日檢索）。

【圖 13】（傳）孫位，《高逸圖》。約魏晉南北朝，絹本設色，168.7 x 45.2 cm，上海博物館藏。圖版來源：上海博物館：

<<https://www.shanghaimuseum.net/museum/frontend/articles/CI00001007.html>>（2020年1月14日檢索）。

【圖 14】酒器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【圖 15】爵和觶，鄉飲酒禮制式酒器。圖版來源：（明）王圻，《三才圖會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子部類書類，190 至 192 冊，台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5。

【圖 16】酒器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【圖 17】爵。圖版來源：（明）王圻，《三才圖會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子部類書類，190 至 192 冊，台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5。

【圖 18】簡化的豆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【圖 19】豆。圖版來源：（明）王圻，《三才圖會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子部類書類，190 至 192 冊，台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5。

【圖 20】蓆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【圖 21】蓆。圖版來源：（明）文震亨，《長物志圖說》，濟南市：山東畫報，2004。

【圖 22】水中丞和茶爐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

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【圖 23】水中丞。圖版來源：（明）文震亨，《長物志圖說》，濟南市：山東畫報，2004。

【圖 24】未知器具 1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【圖 25】未知器具 2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【圖 26】食盆。圖版來源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：

<http://painting.npm.gov.tw/Painting_Page.aspx?dep=P&PaintingId=6616>
（2020 年 1 月 14 日檢索）。

【圖 27】鼓和磬（主人）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【圖 28】簾（右一）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【圖 29】琴（右二）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【圖 30】排簫（右三）。圖版來源：林宛儒，《以文會友：雅集圖特展》，台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9。

圖版



【圖1】(傳)謝時臣，《鹿鳴嘉宴圖》，年代不詳。



【圖2】(傳)謝時臣，《鹿鳴嘉宴圖》(局部)，年代不詳。



【圖3】（傳）謝時臣，《鹿鳴嘉宴圖》（局部），年代不詳。



【圖4】（傳）謝時臣《鹿鳴嘉宴圖》，（局部），年代不詳。



【圖 5】太倉余王、歙縣吳鉞，《徐顯卿宦蹟圖》第四開〈鹿鳴徹歌〉（局部），1588 年。



【圖 6】（傳）馬和之，《鹿鳴之什圖》第一段《鹿鳴》，約南宋。



【圖 7】（傳）馬和之，《鹿鳴之什圖》第一段《鹿鳴》「君王」，約南宋。



【圖 8】（傳）馬和之，《鹿鳴之什圖》第一段《鹿鳴》「賓客」，約南宋。



【圖 9】（傳）馬和之，《鹿鳴之什圖》第一段《鹿鳴》「樂工與大臣」，約南宋。



【圖 10】(傳)顧愷之，《女史箴圖》(局部)漢元帝通天冠，約 6 世紀到 8 世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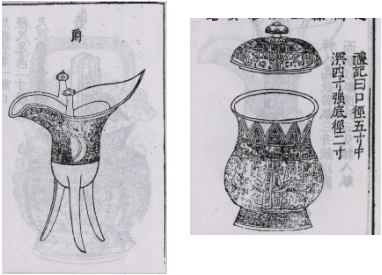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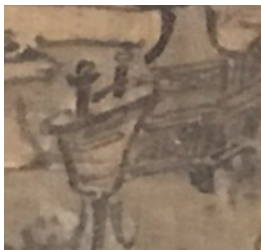
【圖 11】(傳)馬和之，《唐風圖》(局部)「羔裘」，約南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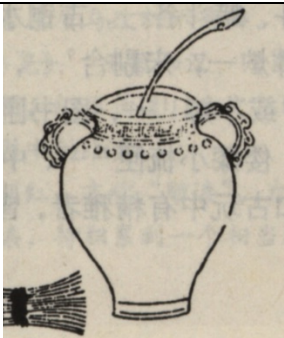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圖 12】（傳）顧愷之，《女史箴圖》（局部）輿夫，約 6 世紀到 8 世紀。



【圖 13】（傳）孫位，《高逸圖》，約魏晉南北朝。

器具		
	(傳)謝時臣《鹿鳴嘉宴圖》	王圻《三才圖會》
右邊賓客	 【圖 14】酒器	 【圖 15】爵和觶，鄉飲酒禮制式酒器
	 【圖 16】酒器	 【圖 17】爵
蓆間	 【圖 18】簡化的豆	 【圖 19】豆
	 【圖 20】蓆	 【圖 21】蓆

蓆間	 【圖 22】水中丞和茶爐	 【圖 23】水中丞
	 【圖 24】	未知器具 1
其他器具	 【圖 25】	未知器具 2
	 【圖 26】	食盆

樂器	
鼓和磬（主人）	 【圖 27】
簾（右一）	 【圖 28】
琴（右二）	 【圖 29】
排簫（右三）	 【圖 30】

